

到河边喝茶去

○ 黄水良

每年四月之后，天气渐渐暖和，湖城的露天茶吧就一个个张罗起来了，尤其是在风光旖旎的河边，一张方桌，几把椅子，一个简陋的场景，就把爱茶之人引到这里，作一番停留。

到了晚上，湖州城里露天茶吧最热闹的地方，要数流经湖城的龙溪港两岸。龙溪港属母亲河，它穿城而过，拐了几个弯后，一头扎进太湖里。水从天目山脉流淌而来，经过长途奔袭，到了龙溪港，流水变得平缓舒展，好像跑累了的运动员，要在这个地方喘一口气再走。市区内的龙溪港，尤其是北岸，有近几公里的河岸都修建了堤坝，防止梅雨季节洪水泛滥时河水溢到街面上。

这条几公里的堤坝，在宽阔的岸边，就有很多个露天茶吧分布其中。从四月份到十月底，这些露天茶吧成为了市民谈天说地的好去处。

从龙溪大桥桥堍下来河边的这条路，是一条市民锻炼的步行道，平常来来去去人很多。往东走一段，在一个U型河岸边，就有一个露天茶吧。它的河对面是两栋高楼，曾经是中心医院的住院部。这个露天茶吧摆放着十几个茶桌。个别年份河水上漲，U型河岸就被淹，好长一段时间都无法正常营业，茶客不得不另觅他处。等河水退去，茶吧的负责人就急急忙忙去冲洗路面，对场地进行消毒，摆好桌子和凳子，不久，老顾客又会再次光临。

从城西龙溪港开始，河岸上一路架起了十多座不同造型的水泥桥，每座桥的设计都不一样，各具特色。沿港往北走，左边是凤凰公园，公园里锻炼的人特别多。到了青铜桥底，但见桥底下的桥板上，整个底部都画成了一个蓝蓝的天空，还有鸽子在飞翔，走到桥上真有一种头顶蓝天感觉。出了桥底，左边上出现了一个大型凤凰娱乐场，大转盘灯光璀璨，不断变换着颜色，在夜空下显得格外耀眼。正对着大转盘的河边，就有一个露天茶吧，搭建的六个喝茶帐篷，可以遮挡阳光，也可以遮风挡雨。一到晚上，这里非常热闹。宽阔的河面，闪烁的夜景，尽收眼底。露天茶吧的地理位置，确实非常好，斜对面就是双子大厦，还有停在河里的一艘“海盗船”，远远望去，巍峨壮观。

城北大桥也是喝茶的热闹之地，河南北两边都有露天茶吧，人气相当旺。天热的时候，城北大桥上摆满了茶桌，那种高谈阔论，那种与世无争的闲聊，充塞在整个晚上。入夜，约上一两个好友，在露天喝上一杯清淡的绿茶，海阔天空地聊上一会儿，也是一种时尚，一种越来越被市民所接受的生活方式。

我也是一个露天茶吧的忠实粉丝，只要有空，吃完晚饭，必定是先散步到那里，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坐下来，要上一杯绿茶。即便是邀约的朋友，晚上没有空，我也会一个人坐在那里，看看天上的星星，也看看河对岸的璀璨灯光、昏暗的街道。时间在一阵阵的凉风中消逝，夜色笼罩下的大地给了我片刻的宁静，到九点多钟才会起身走回家。

露天喝茶的好处是，空气清新，晚风轻柔，惬意无限。但也会碰到一些奇葩的人，比如带着自己养的狗出来喝茶的人，也有在邻桌大声喧哗、争论不休的人，每次碰到有这样的邻桌，我们便“知趣”地早早收场，远离这些“无趣”的人。

在室外喝茶，也有过几次被大雨淋头的经历。有一个夏天的晚上，天气非常闷热，不久就乌云密布，西边还响起了隆隆的雷声和闪电。仰望天空，异常焦躁。估计着这个天马上会有一场大雨，但我还是抱着侥幸，继续悠闲地喝着茶。大约十几分钟之后，雨点大了起来，露天茶吧只有有限的几把伞，我们来得晚了也没有轮到。这个时候，站起来往家里跑，也会在半路上被淋成落汤鸡。我对朋友说，我们干脆等雨停了再走吧。一会儿，大雨如注，连续下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挤着躲在雨伞下，身上还是全部被淋湿了。但想来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体验与快慰：如果不在外面，感受不到这场大雨下得如此肆无忌惮，如此酣畅淋漓。

秋天晚上坐在露天茶吧喝茶别有一番感觉，尤其是有晚风的时候。坐在那里，风直直地吹过来，没有阻挡，如此地长驱直入，如此地忘乎所以。当然，有时也会感到有些寒凉。去年有一天，白天温度相当高，心想晚上气温也不会低到哪里去。可恰恰相反，傍晚到了露天茶吧时，气温变得让人捉摸不透起来，一会儿就吹起了寒风，旁边的树叶嗖嗖发响，龙溪港的河水被吹起了一阵一阵的波澜。我对女主人说，给我们找一个避风的地方吧，她便带我们坐到了那个棚子的角落后面。但那晚的风，实在有些诡异，它们拐弯抹角，四处寻找发热的对象。巨大的温差下，我再也坐不住了，后来逃也似的走了。当然，这样的情况多会出现在早春和初夏时节。

现在想来，这种完全没有办法预测的意外，就当是露天茶吧喝茶时所遇到的插曲吧。

雨后的清爽气息拂过半开的窗棂，廊檐下的一滴雨珠还带着晶莹，颤巍巍不舍滴落。微风里裹着一缕甜香飘进房间里，是邻家东墙根那盆茉莉花开的香气，鼻翼微皱轻轻嗅闻，芳香四溢，熟悉的清香让我想起母亲蓝布衣衫的味道。时光的木匣子仿佛在此刻悄悄打开。

许多年前的午后也是这样的香气，年轻的母亲坐在茉莉花前，膝盖上摊着件半成的绣品。她打针的手腕微悬，目光凝在素白的棉布上——淡粉线勾了半朵将开的牡丹，花瓣边缘还带着未绣完的细齿线头。我坐在母亲身旁，看她鬓角碎发被风吹起，沾着阳光的温度，和花影一起落在我的脸上，暖融融的。

那时的小院,是母亲的花之王国。窗台,园角,围墙边,挨挨挤挤全是花草:茉莉花,芍药花,迎春花,蔷薇,秋菊……还有好些至今我叫不上名字的花。母亲总爱掐一朵最娇俏的,别在我的发辫上,嘴里念叨:“我的女娃呀……总会像这些花一样,慢慢长,越长越俏喽!”我站在花丛里,美得像个公主主。那座飘着花香的小院,藏着我整个童年的温暖印记。

当春风悄悄掠过墙头， 院子里的迎春花最先按捺不住报春的喜悦，细长的枝条缀满了金黄的小花，从铁栅栏围墙内倾泻而下，像要把春天泼洒出去。正

花开小院

○ 王 芳

午的阳光漫过时，迎春花仿佛一串串黄色的流苏，风一吹，花枝轻轻摇晃，连空气里都飘着甜丝丝的香。那映在阳光下的花影，带着细碎的金辉，把春天的信息漫过了小院每一个角落。

父亲搭起花架，母亲则在园中忙着翻土。整理好田垄，她从背包里抓出几粒青菜籽，轻轻撒进坑里，再用细土盖上，仿佛再埋下一个个细碎的希望。父亲在搭好的花架下，种上嫩绿的葡萄苗。看着藤蔓在微风中晃了晃，父亲笑着说：“过些日子，就能爬满架了。”母亲会随声附和：“等葡萄藤爬满架，这些菜苗该长齐了，到时候摘把青菜炒着吃，鲜着呢。”

暮春的微风里还沾着迎春的甜香，初夏就携着蔷薇的信来了。小院角落的蔷薇，像是收到了密令，悄然间开启了一场盛大的花事。枝桠上推着密匝匝的花，阳光淌过花瓣，层层舒展得像少女的裙摆。微风吹过，花朵随风摇曳，浓郁花香飘散开来，“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那香气，是独属于蔷薇的温柔，将院子装点得如梦似幻。夏日傍晚，母亲采摘园中的青菜，做上一桌菜肴，一家人在蔷薇花架下吃饭聊天，谈笑风生。花香，饭香，那是童年生活最淳朴温馨的底色，在时光的长河里馥郁芬芳。

小院的秋，是被阳光和金黄的落叶叶

温柔包裹的模样。墙角的菊迎着秋阳开得热闹。雪白的，金黄的，紫色的，一簇簇，一团团，给渐染秋意的小院又增添了几分艳色。母亲会在秋阳正浓的午后晒秋，廊檐下挂着金黄的玉米，一串串红辣椒，小院的花墙上铺满了花生，豆角。风吹过，母亲被阳光晒得微黑的脸颊，额角会沁出细密的汗珠，晒透的花生在花墙上微微发脆，散出清甜的香气，混着母亲身上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味道，成了秋日午后最让人安心的气息。

冬天的雪，是小院最素雅的装扮，白雪飘过的小院，像是粉妆玉砌的世界。冬夜里，家人围炉坐，侃侃夜谈。母亲泡上一杯菊花茶，热气腾腾中教我读书识字，给我讲许多哲理故事：“你看这花，春生夏长，秋开冬藏，它们要在泥土里酿一整个冬天，等明年春天醒来时，好带着更美丽的花儿和香气。生活也一样，慢慢来，日子总会更好的……”

母亲的勤劳和乐观言传身教感染着我，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只要用心，都能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把平淡日子过得活色生香。

如今，母亲已不在，那座小院早已荒芜。可每当想起那些花开的日子，心里便满是温柔和酸楚，那些藏在花香里的日子，那些母亲笑着的模样，仿佛从未离开。

找回活泼

○ 孙婕妤

老家是个景区，门前来往的人多。母亲不喜光秃秃的院前空地，买了许多花籽撒着，渐渐长出一片小腿高的花丛，引来无数相机。

我好几次刷到游客拍的花，角度刁钻，仿佛古村的白墙黛瓦都淹没在花中，是一处“奇景”。网络传播的速度很快，来门口打卡的人更多，我暗中观察，大家的表情变换出奇一致——兴致勃勃的期待，垂眉耷耳的失望，最后找到那个特别的角度，面露满意地按下拍照键。

也有没找着的，隔着院门问我怎么拍，我做一个半蹲的姿势，他们心领神会。我原觉得此事好笑，这一片花，母亲种得散漫，它们长得天真，唯有相机和手机，卑躬屈膝地固定在特殊位置，“咔”一张雷同的相片。后来自己亦因为网图，绕了极远的路，爬上高台，只为了一张灯火通明的照片。照片里，远处繁闹街市、错落灯光悠闲自在，近处的我汗水将头发黏在脖颈上，一脸狼狈、笑容难看……我与别人并无不同，都是追求“客体”的痴人。

几年前，读钱穆的《人生十论》，他写：人生意义只在无止境的过程上，而一切努力又安排在外面。外面安排，逐渐形成一个客体。那个客体，终至于回向安排它的人生宣布独立了。

初读这段话，只觉得拗口：努力怎么安排在外面？客体怎么能宣布独立？后来跟风追逐些外化的东西，隐隐有所悟。客体是一张狭狹且凝固的面具，正如用特定视角观赏的花丛，亦或如我为了发布一张岁月静好的跟风照片，用修图软件修掉脖颈上流淌的汗液——这些做给别人看的努力。

外人越喜欢，面具戴得越多，本性

藏在层层叠叠的客体背后，像一座不为人知鲜孤坟，人心的活力慢慢枯萎。

钱穆所处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远不如现在方便，客体的表演似乎也没有那么多观众，他尚且感叹“那个客体便回身阻挡人生之再向前”，如今网络纷繁，看戏的人太多，他们加之于面具的纵容和支持，岂不比百年前力量强大？僵化的面具，役使人人相同，无需费劲寻找活泼的自我。

感慨之余，又刷到一只叫“帕帕”的猫，它在故宫流浪，被摄影师拍了发布在网上，红极一时。我看猫的颜色却不对，艳丽的橘色不像是猫能自然长出的毛色，于是找了路人的视频看，果然，“帕帕”的花色十分正常。出圈的那组图加了滤镜，让它看起来像AI画的猫——评论区却有不同的声音：这不是“帕帕”吧？这一问，真有客体吞噬主体的荒谬感。

我把照片发给北京的朋友，她替我去故宫看了一回“帕帕”，“帕帕”一个俯冲抢别的猫的饭，吃得津津有味，一身长毛抖动，仿佛烈烈的旗帜，浑身洋溢着暖洋洋的欢悦。围观的人再多，它也不知道“客体”，更不知道遥远的南方，有人替它忧心面具反噬本体。它热热闹闹地活着它的猫生，无需理会杂音。

我之前错了，特定视角观赏的花丛、被加了滤镜的“帕帕”并不是所谓的“客体”，只要不影响本心，外人眼中的模样，并不会捏塑成真正的面具。只有执着于修出完美照片的我，主动给自己造了一个壳，躲在里面，发出无聊的呻吟……

门口的这批花开败后，母亲又撒了一些新种子，它们欣欣向荣地冒芽，不知又会长成何等风景。我倚墙看花，开始筹划一场自由的旅行。



水乡风物
(国画)
林道人

秋 意

○ 江南桥宽

—

一群跳广场舞的大妈
闻见斑斓秋意的气息
与春夏共舞
即便挥汗如雨

二

一位文工团退伍老兵面向龙溪
港横吹长笛
声声入耳一曲《好日子》
溢满太湖的欣喜
焕发水乡芳华秀姿

三

坐在廊桥凉亭的银发朋友 谈天
说地
每人都在摇着扇子
就像一排蹲着的大鹏不停鼓动
双翼
跃跃欲飞 翱翔高旻

四

隐身的蟋蟀声声秋语
破译由热转凉之谜
醒了丹桂 黄菊
醉了果园 香飘四季

时光总是那么快

(组诗)

○ 郑天枝

青石板发出的脆响

无雨时的古巷风穿堂而过
飘忽的气球不一定成为道具
寻梦，伞遮住的不是阳光
脚步看似轻盈实则凝重
青石板发出的脆响是最好的物证

过去了早该换了新的时空
失控，也许与花朵无关
斑驳陆离的墙壁写满故事
有人说，孤掌难鸣
痴人说梦再次成为旧闻

月下独酌

如果茗溪是一个酒窖
有人想跳入其中一醉方休
月下独酌，是我的最佳选择
微风不燥且有一丝暖意
被酒精洗涤后双目清澈

谁在吆喝：拿酒来不醉不归
不亦乐乎时也可以忘乎所以
醉眼朦胧中看月不是月
水中捞月，月在怀中依依不舍
此时岸边的柳丝继续迷离

时光总是那么快

只有短促的几分钟
云朵在天空完成独幕剧
那么缓慢却是那么的恍惚
天空以湛蓝作为补救
我的大脑刻下永恒的画卷

白云悠悠，我心无法模仿
恍若一梦在白天漂移
想把阳光穿在身上，日子
同时披上婚纱般的绚丽
那么快的时光与秋水一色

秋山闻蝉鸣

用妙手回春形容秋山绝不过为
曾经的杂草丛生和杂乱无章
经过再造，仿佛涅槃重生
秋山静香安逸，秋蝉悠远
将千古文章化作绵软酥骨的
酒香

多少古今事都付谈笑中
空茫的不仅是人还有无所事事
的风

推杯换盏，忘了今夕何年
秋山之外或许精彩纷呈
幽暗的灯光是一首无字的好诗

独自美丽

凌霄花以绽放的姿态
与自己的今生今世告别
晚风很轻，夕阳温暖
在破旧的青石板上
凌霄花独自嫣然含笑

肃立许久后选择离开
脚步沉重，思维凝滞
足智多谋的人为何不如花朵
洒脱

列车奔驰的影像在眼前重现
突然脚步轻盈舒适如风